

## 也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

赵强强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 上海 200062)

**【摘要】**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语言中的语素是比词低一级的语法单位。李德鹏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李显赫则对李德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笔者赞同“汉语的语素就是词”的观点,文章将结合二位学者的观点,从“词和语素在概念上是否矛盾”等4个方面,对汉语中语素和词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 汉语;语素;词;关系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306(2016)04-0062-07

### 一、引言

长期以来,汉语中的语素都被当作词的下一级语法单位。尽管目前这一观点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些学者还是对其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他们就如何理顺汉语中语素和词的关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李德鹏就曾于2013年在《汉语学报》上发表了名为《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的文章,他指出:“汉语现有的语素和词在概念上是相互矛盾的,更多的语言事实证明语素就是词,理清语素和词的关系可以简化双音节词的判定、重新对合成词进行分类。”<sup>①</sup>他还相应地提出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同一套语法标准、汉语没有构词法只有成词法”<sup>②</sup>等论点。另外一些学者则对这些观点提出了异议,例如李显赫在其文章《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与李德鹏先生商榷》中,对应地提出“汉语的语素和词在概念上没有矛盾、汉语中所有的合成词都是多语素词、不存在超时空的语法标准和规范,虽然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仍然能够加以区别”。<sup>③</sup>他最后总结道,“现阶段对于语素和词的区分没有大问题,因而‘语素就是词’的提法是没有必要的。”<sup>④</sup>本文将结合两位学者的观点,从“词和语素在概念上是否矛盾”、“合成词是不是单语素词”、“古今语法标准是否一致”、“‘成词法’概念的提出是否有意义”四个方面,对汉语中语素和词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讨论。

### 二、词和语素在概念上是否矛盾

李德鹏提出了“语素和词在概念上违反矛盾律”<sup>⑤</sup>的观点。他认为,“音义结合体”和“语言单位”本质上是两个相同的概念,因此可以说,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从这两个概念中可以推断出,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语素”,也就是说,语素和词是上下义关系。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合成词可以分出几个语素,所以词和语素又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一前一后的矛盾在他看来显然是有问题的。李德鹏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语素’和‘词’是同一概念,都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sup>⑥</sup>。李显赫则认为“词”和“语素”在概念上并无矛盾之处。他给出的理由是:词的定义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而李德鹏在其文章中将词定义为“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正是因为李德鹏将定语“最小的”和“能够独立运用的”进行了位置调换,使得

\* 作者简介:赵强强,男,河北邯郸人,华东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

① 李德鹏. 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J]. 汉语学报, 2013, (2).

② 李德鹏. 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J]. 汉语学报, 2013, (2).

③ 李显赫. 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 ——与李德鹏先生商榷[J]. 琼州学院学报, 2015, (3).

④ 李显赫. 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 ——与李德鹏先生商榷[J]. 琼州学院学报, 2015, (3).

⑤ 李德鹏. 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J]. 汉语学报, 2013, (2).

⑥ 李德鹏. 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J]. 汉语学报, 2013, (2).

“词”的定义在这里发生了变化,因此他才得出了“词和语素在概念上违反矛盾律”的结论。

笔者认为,为了解决“语素和词在概念上是否矛盾”的问题,我们必须弄清“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是不是词的定义。李显赫认为这个定义所指的对象是成词语素而非词,因为在他看来,词的定义“首先肯定的是‘词是能独立运用的’,然后才说词在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中是最小。”<sup>①</sup>所以“最小的”必须放在“能够独立运用”之前。笔者并不赞同李显赫的这个观点。笔者认为这两个定义都是词的定义,因为无论定语“最小的”和“能够独立运用”的排列顺序如何,并不会对“词”的定义产生什么影响,就如同“红的小苹果”和“小的红苹果”虽然在语义表达顺序上不同,但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客观事物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假设某学校要招聘一批新老师,必须同时满足“年轻”和“高学历”两个条件,那么对于筛选简历的工作人员来讲,无论是按照先挑“年轻的”然后再从这里边挑出“高学历的”顺序,还是按照先挑“高学历的”然后再从这里边挑出“年轻的”顺序,最终得到的结果肯定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音单位”也是词的定义,两个定语“最小的”和“能够独立运用的”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而并非李显赫所说的“层递关系”。因此李德鹏的观点在此处是成立的。

通过上面的论述,笔者发现传统上提出的语素和词的划分标准是有问题的。我们以邵敬敏先生的观点为例:邵先生认为可以按照“能否独立运用”的标准来判断一个语言单位是语素还是词,而以“能否独立成词”为标准,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语素划分为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sup>②</sup>笔者认为邵先生在这里提出的两个标准有循环论证之嫌。以合成词“年代”为例,按照邵先生的说法,我们不难判断出这个词中的“年”和“代”都是成词语素,因为它们能够独立成词。但是我们是如何得知它们是可以独立成词的呢?答案是,要想判断一个汉语语素能否独立成词,就必然要在汉语的词汇平面,判断这个语素能否“独立运用”,满足这一条件的就是成词语素,不满足的就是不成词语素。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也认为“句子中的成词语素只要不与别的语素组词,便都是能独立运用的单位——词。”<sup>③</sup>这样一来,确实会造成李德鹏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的,“语素既是词的上位属概念,又是词的一部分”的矛盾现象。

为进一步支持自己的观点,李显赫还以英文单词“construction”为例,指出“词是能独立运用的语素”的结论在普通语言学视角中是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笔者认为,李显赫在此处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首先李德鹏的原文章标题是《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而非《论语素就是词》,前者已表明李德鹏讨论的语言为汉语,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只适用于汉语系统。而且语素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最早是被用来研究和汉语大相径庭的印欧语的,其中的一些概念和标准自然不能很好地照顾到汉语的实际,如果原封不动地把这套方法照搬过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目前汉语语素和词在概念上出现混乱也正是根源于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德鹏对语素和词的论断是基于汉语实际的,而没有扩大到“普通语言学”的范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于“语素”和“词”的界定是存在诸多矛盾的,李德鹏把语素和词都归为音义结合体的观点是可取的,而李显赫所提出相关的意见并不具有说服力。

### 三、合成词是不是多语素词

李德鹏认为汉语中的合成词是单语素,定位不成词语素不是语素,并进一步给出了语素就是词的相关例证。李显赫则认为合成词是多语素词,理由是合成词的构成成分是有单独意义的。笔者将在下文中就两人观点进行分析。

#### (一)复合式合成词问题

李德鹏认为合成词的内部构成成分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复合式合成词是单语素词。他提出,虽然两个或多个语素可以融合成一个词,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倒推出合成词可以分离出两个或多个语素来,因为

① 李显赫. 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 ——与李德鹏先生商榷[J]. 琼州学院学报, 2015, (3).

② 邵敬敏. 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113.

③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上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18.

语素到词的演变是单向性的。李显赫则认为“复合式合成词中的构成成分没有意义”的观点只符合词义透明度理论中“完全隐晦”层次的词的情况,对于“完全透明”和“比较透明”层次的词,却不能适用,因此他坚持认为复合式合成词是多语素词。笔者和李德鹏的观点一致,复合式合成词并不能算作多语素词。以词语“人物”为例,目前的构词法,一方面说“人物”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另一方面却又说“人物”中只有语素“人”有意义,但为何同为音义结合体的语素,单单“人”在这个词内有意义,“物”却没有呢?显然目前的合成词分析法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能做到自圆其说。为证实合成词的构成要素是有意义的,李显赫还列举了很多所谓词义透明度比较高的词,并认为完全透明词的整体意义基本上等于部分意义之和,笔者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对此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反例,例如“国家”“开关”“窗户”等。很显然,这些词的整体意义不能看作部分意义之和,即“国家”≠“国”+“家”,“兄弟”≠“兄”+“弟”,“窗户”≠“窗”+“户”。同样,如果李显赫承认他列举出的词,如“白菜”“油菜”中的“菜”在这些词中有独立意义,那么“白”和“油”该如何解释?“白色”?“带油的”?显然照此逻辑,“白菜”“油菜”在被按语素拆开之后,再拼合起来的话,就成“白色的菜”“带油的菜”了,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事实上,最为典型的是“男友”这个词,显然按李显赫的观点来看,“男友”中的“男”和“友”都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如果两者在这个词中兼具独立的意义,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推断,“男友”=“男性的”+“朋友”=“男性的朋友”,我们得出的是一种远远偏离了这个词本身含义的解释。由此看来,李显赫所坚持的“合成词的构成成分是有单独意义的,合成词是多语素词”<sup>①</sup>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笔者认为,我们在分析短语的时候,可以根据它的句法结构将其分解为一个一个的词,但是同样的方法并不能被直接套用在合成词的分析上。原因如下:一是短语内部各个词所形成的句法结构是清晰明确的,但是对于词来讲,“句法结构充其量只在大多数复合词的大部分格式中有个模糊的投影,绝不能把这种比喻性的模糊影子看作实质。”<sup>②</sup>二是词构成短语,短语拆分成词,两个过程之所以可以实现,是因为它们是在同一时间平面——现代汉语共时平面进行的。然而,同样的情况并不适用于语素和词,因为语素结合成词是在历时平面完成的,具有不可逆性,而目前那种把一个合成词切分出几个所谓的“语素”的操作,却是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进行的,这种操作并没有考虑到共时平面和历时平面之间的巨大差异性,犯了一种“刻舟求剑”式的错误。因此我们可以说语素构成了合成词,但却不能倒过来说合成词可以拆分成几个语素。下面,我们以两个语素融合为一个合成词的过程为例,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说明:从两个语素开始搭配组合,经历历时演变,到最终构成一个新的合成词,其间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首先从外部结构上来看,原有的两个语素稳定地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组合,这类变化是可以被我们从外部察觉的;从意义上来看,在新词语义的形成过程中,这两个语素的原有意义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变化,可能是意义的弱化、强化,也可能是辗转引申,或是多种变化皆有。当新词的语义形成之后,原有两个语素的意义已经完全融合、渗透并形成了一个整体,彼此间的语义界限已变得非常模糊。这种变化虽不易被人察觉,但在语素融合成词的过程中却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因为此时对于一个合成词,例如“小说”来讲,它只有一个意义,即附着在“小说”这一固定组合上的词汇意义。传统上认为的其内部成分“小”和“说”的所谓意义,实际上只是一种字面上的意义,即它们在单独作为一个词时的意义,而不是它们在“小说”这个词内部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汉语中还有一部分词,如“搁浅、勾当、灌输”<sup>③</sup>等,它们在成词之后,新词的词义还会随着历时的演变,又进一步发生扩大、缩小或转移,这使得构成这些词的语素的原有意义和这些词的现有意义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模糊和微弱,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把复合式合成词看作单语素词是具有合理性的。

综上所述,将复合式合成词看作单语素词要比把它看作多语素词更具有合理性。既然复合式合成词的构成成分并不具有意义,所以一些学者在谈到词义和语素义的关系时,提出的诸如“语素义同样包

① 李显赫. 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 ——与李德鹏先生商榷[J]. 琼州学院学报, 2015, (3).

②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M]. 北京:商务出版社, 1995:78.

③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上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273.

含了词汇义、语法义和色彩义。”<sup>①</sup>之类的观点自然也是不可取的。

### (二)重叠式合成词问题

李德鹏认为,重叠式合成词也是单语素词,例如重叠词“姐姐”中的两个“姐”,在这个词内部是不存在单独意义的。李显赫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姐姐”一词中的词汇义由“姐”充当,语法义和色彩义由重叠形式产生。

笔者并不赞同后者的观点,如按其说法,若“姐姐”中的“姐”存在单独词汇意义的话,我们可以推导出“姐姐”=“姐”+“姐”=“两个姐姐”,按此逻辑“姐姐”就成了一个复数名词,相当于英语中的“sisters”,而非我们理解的现代汉语中“姐姐”的概念。笔者认为在这部分讨论中,李显赫之所以存在这样一种思维上的误区,主要是源于对讨论范围界定的忽略,李德鹏所指的没有单独意义的“姐”,是词语“姐姐”中一个构成成分,讨论范围是一个词的内部,而李显赫在举出反例时,所提出的“姐”和“姐姐”,其讨论范围已经跳出了词法进入了句法层面,词法和句法不是同一语法层级,这种讨论得出的结果自然是不可取的。

### (三)附加式合成词问题

李德鹏提出我们应根据词源的不同,对目前属于词缀范畴的“子”的性质进行重新划分。他认为“胖子”和“瘦子”中的“子”是表“人”意义的文言词,而非词缀;“桌子”中的“子”不具有意义,连语素都不是。他还认为,词缀“儿”不属于词缀,词缀“子”“儿”“头”并不是名词的标志。李显赫则认为“桌子”中“子”的意义是可以辨别和分析的,所以它是一个语素;“胖子”和“瘦子”中“子”的语法意义在构词中具有重要作用,即与其他名词、动词、形容词性的成分结合,使它们变成指人的名词,所以这里的“子”是词缀。最后他还认为“儿”是词缀。

不同于李显赫的观点,笔者认为李德鹏在分析“桌子”和“胖子”中的“子”时没有不当之处,李显赫在讨论“桌子”的“子”时,又跳出了“桌子”这个词的范围。李德鹏的观点很明确,“桌子”和“胖子”中的两个“子”并不相同,后者中的“子”是文言词,它具有表“人”的实际词汇意义,它和“胖”经过成词演变,形成了在意义和结构上都固定的“胖子”一词。“桌子”中的“子”并不具备这个意义。同时笔者认为李显赫简单地通过将“贩子”“骗子”“妹子”一词中的“子”替换为“人”,组成“贩人”“骗人”“妹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贩”“骗”等和“子”结合成的词,在经历了历时演变后,具有结构上的稳固性,我们不能人为地找一个所谓意义相近的词替换其中的一个部分,正如“教室”不能说成“教屋”一样。同时,对其引用高航的研究对“桌子”中的“子”进行的解释,本人亦无法赞同,反例如“车子”“厂子”“院子”“面子”等,这些词中的“子”显然不符合其所说的“较小的,圆形或带角的东西”<sup>②</sup>的特征,因此李显赫在这里的观点有牵强附会之嫌。关于汉语词缀“子”的成词,陈宝勤曾指出:“在‘师子’的影响下,汉语词缀‘子’迅速发展起来,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从西汉时期仅仅附于‘小而圆’之物名后,到东汉时期扩展为附于动物名及一切物名后,到唐以降进而扩展到不但依附于一切物名而且还附于形、动、量语素后。”<sup>③</sup>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相比李显赫的观点更为全面和中肯。对于词缀“子”,李德鹏则认为“‘子’作为词缀,是没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正因为‘子’没有意义,在汉语双音节化趋势的影响下,才容易后附有意义的词‘桌’结合成词。”<sup>④</sup>按照这种逻辑,“锤子、柜子、空子”等词的成词途径,皆能得到较好的解释。李显赫认为,按照李德鹏“语素就是词”的观点,“桌子”是一个语素,“胖子”应该是两个语素,这样就自相矛盾了,他还说这套理论在遇到词和词组的边界现象时不具有解释力。笔者不同意这些观点,因为他并没有准确地理解李德鹏的这套理论。按照李德鹏的这套理论,从历时角度来看,“桌子”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因为在成词前“桌”有实际意义,“子”没有;“胖子”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因为在成词前“胖”和“子”

① 杨振兰. 试论词义与语素义[J]. 汉语学习, 1993, (6).

② 李显赫. 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 ——与李德鹏先生商榷[J]. 琼州学院学报, 2015, (3).

③ 陈宝勤. 汉语词汇的生成与演化[D]. 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107~108.

④ 李德鹏. 汉语双音词成词的词法途径[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

(表“人”)都有实际意义。一旦结合成词后“桌”“胖”和两个“子”在“桌子”和“胖子”内部都不再具有意义,真正具有意义的只有词语“桌子”和“胖子”,两者不管在之前是由几个语素构成的,现在都只可算作是一个语素。可见李显赫所提出的关于这套理论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

“子、儿、头”是名词的标志吗?笔者认为不是。以二者文中所举的“甜头”为例,很多人认为形容词“甜”在与“头”结合成词之后,“甜”就变成了名词。这种逻辑的错误之处就好比认为,两个氢原子 H<sub>2</sub> 与一个氧原子 O 结合成一个水分子 H<sub>2</sub>O 之后,两个 H<sub>2</sub> 就变成了水分子 H<sub>2</sub>O。事实上“头”并不具备使形容词“甜”成为名词的功能,真正具有名词功能的是“甜头”这一词语而非“甜”。和前面所提到的“头”一样,“儿”也不应该被看作是名词化的标志,事实上,除李德鹏之外,还有其他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例如项梦冰说“画儿、尖儿”一类词和“刀儿、棍儿”一类词是完全平行的格式,都属于 N 儿,而不属于 V/A 儿,其中的儿既不是转指标记,也不是名词化标记。”<sup>①</sup>项梦冰<sup>②</sup>还认为像“尖、干、黄、画、滚”之类的词,是因为产生了体词性的转指义才进入了名词的行列,而并非是因为加了“儿”,这些词属于转指义和本义并存的兼类词,而且一些词如“盖”,名词性用法要比动词性用法先产生。他还补充道:“一些动词加‘儿’后并未变成名词,如‘玩儿去、火儿了、葛儿了(死了)、他被咸菜齁儿着’等,这说明‘儿’的作用不是名词化。”<sup>③</sup>曹芳宇则从历时角度对“儿”进行了考察,她认为“‘盖儿、画儿、尖儿、黄儿’等词中的‘儿’都不是构词语素,而是用来构形的。”<sup>④</sup>也就是说这类构形语素只是改变了词的形式,而没有使词在词性和词义上发生变化,所以就没有构成新的词。她认为之所以这些词具有名词性,是由于“盖、画、尖、黄”等词本身就具有名词性的转指义,而不是因为加了“儿”。她同时指出,说话人之所以趋向于在这类词后加一个“儿”,是因为受到了汉民族尚偶心理的影响,而且“盖、包、裹”等兼类词再加上“儿”之后,也使得其名词词性更加突出。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子、儿、头”是名词的标志的提法是存在错误的。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词缀是不是语素?”。笔者认为如果说词缀是语素的话,它们就必然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音;二是有义。我们发现,对于一些词缀,如“桌子、老虎”中的“子”和“老”来讲,它们虽然有音,但并不具有意义;另一方面,“鸟儿”“花儿”中的“儿”,按照一些学者如黄伯荣、廖序东先生<sup>⑤</sup>和林焘、王理嘉先生<sup>⑥</sup>的观点,又是没有声音的。如此看来,目前我们所定义的词缀要么没有声音,要么没有意义,这和把它们定义为语素的做法是相互矛盾的,所以笔者赞同李德鹏的看法,即汉语中的有些词缀并不是语素。

#### (四)不定位不成词语素问题

李德鹏认为,不定位不成词语素如“民、祖、语、言”等也是词,并把它们定义为“文言词”<sup>⑦</sup>。李显赫对此则表示不赞同,他认为“它们作为词的用法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sup>⑧</sup>“词身份的确定决定于语法环境。”<sup>⑨</sup>笔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是:一些短语和句子,如“官民矛盾”“祭祖”“先语后文”“你一言,我一语”等,无论在现代汉语的口语和还是书面语中仍在被使用着,因为“民、祖、语、言”等在这些语言单位中,都符合前文中提到的词的定义——“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所以它们毫无疑问也是词。为了证明“祖、语、言”等是不成词语素而不是词,李显赫还提出“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之间没有一

① 项梦冰. 是“V/A 儿”还是“N 儿”[J]. 语文建设, 1994, (8).

② 项梦冰. 是“V/A 儿”还是“N 儿”[J]. 语文建设, 1994, (8).

③ 项梦冰. 是“V/A 儿”还是“N 儿”[J]. 语文建设, 1994, (8).

④ 曹芳宇. 汉语语素“儿”的性质[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10, (1).

⑤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下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24.

⑥ 林焘, 王理嘉. 语音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63.

⑦ 李德鹏. 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J]. 汉语学报, 2013, (2).

⑧ 李显赫. 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 ——与李德鹏先生商榷[J]. 琼州学院学报, 2015, (3).

⑨ 李显赫. 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 ——与李德鹏先生商榷[J]. 琼州学院学报, 2015, (3).

个十分明确的界限,只有典型和非典型的区别。典型的成词语素应该能在词组中被其他词语替换掉。”<sup>①</sup>他以词组“我看书”为例,认为因为“我”“看”“书”能分别被“你”“买”“戏”等替换,但是“祖、语、言”等在成词情况下也不能被其他词替换,所以“我、看、书”是成词语素,“祖、语、言”不是成词语素。笔者认为李显赫在这部分的论述出现了几个问题,首先既然李显赫认为,语素不是词,那么为什么又说“我、看、书”3个语素可以构成一个短语“我看书”呢?其次,为什么李显赫一边说“我、看、书”是语素,一边又说它们可以被其他的“词语”而不是“语素”替换掉?我们不禁要问,这里的语素和词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既然语素是用来构词的,为什么又充当了和词一样的功能呢?其实这段混乱的、充满矛盾的表述,也恰好说明了传统上对语素和词的定义和区分是很有问题的。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知:语素成词是一个历时的概念,我们可以说几个“语素”构成了一个词,但不能认为一个合成词可以被分割为几个语素;合成词在结构和意义上都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合成词的构成要素在该词内部并不具备意义,所以说合成词是单语素词而非多语素词;目前所说的单纯词、合成词、成词语素、不定位不成词语素都是词;“子”“头”“儿”等词缀因为不满足“既有音又有义”的条件,因此不应归为语素。

#### 四、“成词法”概念的提出是否有意义

##### (一)“成词法”概念的问题

李德鹏提出“汉语没有构词法,只有成词法。”<sup>②</sup>他认为词在意义和结构上都具有不可分割性,而目前的构词法并没有考虑到这一实际,因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合成词分析方法——“成词法”,主张从历时层面来对复合词的来源进行解释。李显赫则认为李德鹏的“‘成词法’大概相当于词汇化,”<sup>③</sup>并通过举例对此进行了质疑。笔者认为,李德鹏在这部分的表述中并未指出由“古代汉语的词组降级为现代汉语的词”是成词的唯一途径,也未否认汉语中存在其他的成词途径,他在这里只是通过举出其中的一个例子“领袖”去说明这一类来源词的成词逻辑。本人通过查阅其他文献发现,李德鹏在其另一篇文章《汉语双音词成词的词法途径》中,就曾提出汉语双音节词成词的词法途径包括3种:“由两个词直接结合成一个词、词根+词缀→词、从一类词演变成另一类词。”<sup>④</sup>由此可见,李显赫在这里有断章取义之嫌,且如他举出的“飞机”“语言学”等词的成词机制,同样可以用“成词法”来分析,前者与后者同属于偏正式的来源词。总而言之,在笔者看来“成词法”相比目前的“构词法”更好地照顾到了汉语合成词结构和意义的一体性的,因此完全可以为我们所使用。

##### (二)古今汉语语法标准问题

李德鹏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判断出“睢鸠”是一个单纯词,是因为依据了现代汉语语法标准。李显赫则认为“睢鸠在《诗经》的年代就是个单纯词,这与现代汉语语法标准是毫不相关的。”<sup>⑤</sup>笔者不赞同李显赫的这个观点,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人类并不具备穿越到古代的能力,既然如此,那么他是如何知道“睢鸠”在《诗经》的年代就是个单纯词的?标准是什么?显然李显赫的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我们再通过下面的例子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说明。

1)“民之有贫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苏轼《东坡文集》);

2)“还善良,对老区和灾区人民富有同情心,包括我们家里,一件旧衣裳都没有了。”(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上述两个句子中的“民”性质并不相同,第一个“民”是一个名词,而后一个只是“人民”一词的一个构成部分。我们不会因为前一个句子是古汉语,后一个句子是现代汉语,就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是因为在判定

① 李显赫. 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 ——与李德鹏先生商榷[J]. 琼州学院学报, 2015, (3).

② 李德鹏. 论汉语的语素就是词[J]. 汉语学报, 2013, (2).

③ 李显赫. 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 ——与李德鹏先生商榷[J]. 琼州学院学报, 2015, (3)

④ 李德鹏. 汉语双音节词成词的词法途径[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

⑤ 李显赫. 汉语的语素就是词吗? ——与李德鹏先生商榷[J]. 琼州学院学报, 2015, (3).

这两个“民”的性质时,我们其实依据的是同样一个标准,而李德鹏将这一标准表述为“语法意义标准”。<sup>①</sup>由此可见,李德鹏所言的“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的判断标准是一致的。”<sup>②</sup>并非是没有依据的。正如我们虽然和一些历史人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但仍然可以根据今天的一套评判标准对他们的功过是非进行客观评价。如果按照李显赫的逻辑,一味地强调事物的所谓“超时空性”,人为地割裂古今之间的天然联系,忽视事物发展的固有规律,那么不单是古汉语,历史学、考古学等但凡涉及时空跨度的学科都将无法开展,因为现在的事物永远做到和过去的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李德鹏所提出的“成词法”相比目前的“构词法”,更适合被用于汉语的合成词分析;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同一套语法标准。

### 五、结 语

语素和词的关系,是每个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都无法避开的问题。李德鹏对传统上在区分汉语的语素和词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准确和透彻地分析。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是基于汉语的语法事实的,也为理顺汉语中语素和词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但与此同时,这套理论的部分观点还存在进一步探讨、完善的空间。笔者认为李显赫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固然有其独到之处,但却是不能为我们所接受的。首先,李显赫在尚未完全理解李德鹏很多观点的情况下,就对应地提出了很多的不同意见,这就好比做一道数学题,在尚未完全读懂题目的情况下就开始答题,显然答案的正确性是很难保证的。其次,他提出的很多论点和论据,在客观性和说服力方面也显得有些不足,很多时候都难以做到自圆其说。通过前文的探讨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目前汉语中所说的语素和词为同一个概念,而非两级语言单位;除去定位不成词语素外,汉语中的其他语素都是词;汉语中的单纯词和合成词都是单语素词,所有的词都是语素;为了避免二者在名称使用上的重复和混淆,我们有必要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范围进行划分:在“成词法”的视野下,分析合成词的来源问题时,我们可以使用“语素”的称谓,而在现代汉语的共时平面,则统一使用“词”的称谓;研究语素和词时,应该做到对历时和共时层面的兼顾,且不可人为割裂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天然联系;最后还应注意到词相比于短语的特殊性,因为词在意义和结构上具有一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所以我们不能将分析短语的方法直接套用在词上。

本文在结合李德鹏、李显赫两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对汉语中语素和词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对于文章中存在的不当之处,希望包括两位学者在内的各位学者能够给以批评和指正。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morphemes and words

ZHAO Qiang-qiang

(Global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62, China)

**Abstract:**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Chinese morphemes are a grammatical unit at a lower level than words, for which Li Xianhe has argued. However, Li Depeng has argued that Chinese morphemes and words are identical.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views of the two scholar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rds and morphemes in Chinese, this paper answers four questions like "whether words and morphemes in Chinese are different in conception?" and concludes that Chinese morphemes and words are identical.

**Key Words:** Chinese; words; morpheme;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张黎玲]

① 李德鹏. 汉语双音节词判定的语法意义标准[J]. 学术探索, 2010, (3).

② 李德鹏. 论古汉语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判断标准的一致性[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